

牛金諾

民國五年十一月印刷
民國五年十二月發行

(全金諾)全二冊

定價銀四角五分



總發行所
分發行所

石吉徐武長昌春京
家林州昌原太漢天
莊潮西安原口津
黑龍江安油當南德昌
江張家頭廣州
桂香福南廣州
日林港州京州
哈爾東蘭成杭長
濱新開州都沙
陽衡濟南開門
新加蘭陽南陽
坡溫保雲貴陽
被定州漢南陽

著作者 高太癡
校訂者 董晳
發行者 桐鄉陸費達
印刷者 無錫俞復
印刷所 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號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千金諾 下冊

目錄

- | | |
|-------|----|
| 第十七章 | 婚變 |
| 第十八章 | 慘覬 |
| 第十九章 | 轉機 |
| 第二十章 | |
| 第二十一章 | 警癡 |
| 第二十二章 | 疑探 |
| 第二十三章 | |
| 第二十四章 | 墅敍 |
| 第二十五章 | 證奸 |
| | 暢遊 |
| | 祠敍 |

第二十六章 反逼

第二十七章 約遁

第二十八章 路訣

第二十九章 痘阻

第三十章 癪望

第三十一章 問水

第三十二章 懾餘

千金諾 下冊

第十七章 婚變

前章述生之懊惱。果爲何事乎。其事甚細。一捕風捉影之談。竟至兩面誤會。各執一詞。在生一面人。輒謂女士當生郡試之前。已有某貴公子。聞而豔之。介某顯宦爲媒。強委禽焉。女母以增豪門貴族。竭意高攀。女士初志雖堅。卒爲所奪。遂亦薰心勢利。一變其十餘年不字之貞。名花有主。不復憶前度劉郎矣。在女士一面人。則謂生旣擷芹香。聲譽益噪。有某富家。素仰其才。偵知中饋尙虛願。以掌上珠。結爲伉儷。經生同學某君撮合。生本眷念舊情。然以富家女美而且賢。又有奩田百畝。奩屋一所。較諸區區私蓄。僅止千金者。厚薄懸殊。奚翅十倍。窮酸子一朝得此。頓變初心。寧知脫鞍

卜夢之尙有薄命人在。此又一說也。此種風影之談。本難深信。然亦未嘗無因。今且就生一面述之。

生自居恆鬱鬱。致捲疾病。其摯友輩。知其因蘇州婚事中變之故。不得不曲爲排解。冀釋其憂。遂紛紛以塞修自任。生初不相拒。然亦終不作答。積一年有奇。名門淑媛之芳庚。儲諸夾袋中者。無慮十數。於是有所摯友俟君者。患之。復進言敦勸。且曰。吾聞彼已字人。而君尙不擇偶。君之所爲。無乃癡甚。生曰。彼之已字庸或有之。然甯人負我。無我負人。俟君轉以不孝責生。生乃嘆曰。我非不欲娶也。特始願以爲區區婚事。必當權自我操。豈知萬苦千辛。依舊付諸流水。方信男女因緣。固由天定。非人可謀。故我已決計。不復自行。主張我之配偶。將一任諸老天矣。所以然者。我見此間女子。性

類楊花者。比比皆是。其不輕然諾如鳳者。尙不足恃。何況其他。我今設想。以爲若我者。有妻也可。無妻也可。卽有妻。若無妻。若無妻。亦無不可。今君旣以大義見責。我斷無不從。惟君以爲可者。我亦從而可之。妍媸愚蠢。我弗擇焉。我聽君而已。俟君曰。君請弗過慮。吾旣爲君擇偶。甯使君不慊於中。遂爲生議聘近邑王氏之女。生從之。然其時生仍在病中。故一切皆候君代爲主之。此殆蘇地訛言之由來也。

生旣聘定王氏之女。雖未知女士在蘇。近況奚若。然二人之音問。愈益斷絕。一段半自由半不自由之婚事。遷延蹉跌。十有餘年。及此將遂如水月鏡花。永無徵實之望乎。不知媧皇歷劫。終補情天。精衛啞冤。仍填恨海。前緣未了。後事方殷。合浦明珠。本有返還之。

願豐城玉劍甯無超躍之時。讀吾書者請再拭目俟之。

是歲戊戌節踰端陽。屈計女士與生不通訊問者倏又兩年矣。生以腦病侵尋。不勝報務之煩劇。乞假歸寓。日與藥爐茗案爲緣。舅聞而憂之。寓書促回蘇州。俾令養疴。兼消長夏。生亦惓念松楸。久虛祭掃。遂卽束裝旋里。仍寓舅家。

樓居苦熱。下榻前庭。並不出門。倏經數日。自念前度歸來。於婚事有絕大希望。乃自名園敍首。小榭談心。歷盡離合悲歡。終是一場春夢。今日者直爲養疴消夏而至。僅與舅姑弟妹及二三舊識相周旋。非但天涯咫尺。更無求見彼女之心。卽令彼女當前。亦不欲再與相見。生之處境。亦大堪憐矣。

蕉陰轉午。烈日增炎。欹枕拋書。正無聊賴。忽一人突入。問曰。齊家郎何在。舉目見生。如獲罪犯。呼曰。齊郎果在。小姐速來。速來視之。其人非他。卽余書亭家蓬頭婢也。不一瞬。女士已警然入。慘頰紅銷。頹鬟翠亂。秋波不動。直注室中。覺其舉止神情。大不類於曩昔。女士趨近。生前亦漠如。不識忽戟。指向生曰。齊琴癡負心郎。汝稍一得志。便爾另娶新人。將置我於何地。汝立意絕我。豈意此生尙有覲而時耶。我今將汝尋獲。汝將焉避。語畢。忽發大笑。生方錯愕。不知所云。驚聞此雷轟電掣之言。全體瑟瑟。俱爲震動。強制而對曰。鳳妹。汝自立志不堅。以至於此。我諒汝爲難。不欲再道一字。亦云足矣。汝乃以負心罪狀悉謾於我。何其忍也。汝本非若是之人。今乃改變常度。其狂耶否耶。女士大笑曰。汝謂我狂耶。容我思。

之我果狂耶否耶我思之矣我固未狂不然何能將汝尋獲我今且問汝新人何如生曰天乎冤哉汝絕我已屆二年我尙鰥守我雖聘而無心遽娶何曾識我新人女士籌思至再默默凝神若有所悟忽曰琴哥君果不誑我生曰上帝鑒臨誰實誑汝然我亦當問汝何竟許字他人女士詫而自語曰我許字何人者哦我許字齊琴癡矣語畢又笑不止生察女士言狀知其確有狂易之疾一根觸舊情頓深憫惻遂漸消其怒氣冀以溫語慰遣之

忽蓬頭婢呼曰殆矣殆矣陳太太至矣女士立變其容曰何許陳太太彼陳太太者非即我母耶傷哉傷哉我母又來逼迫我矣我母神志稍清放聲哭曰阿母休來管我我幽囚困辱兩載於茲今

方得重覲。琴哥略明心曲。知琴哥仍是。我我二人。義不能中道分離。阿母其憐我乎。遂以首搶入母懷。母爲之却立者一步許。

蓬頭婢又呼曰。殆矣。殆矣。小姐倒矣。但聞哇然一聲。女士口中鮮血直射。宛如紅雨。斑斑濺於所着白洋紗衫襟上。其色至爲淒艷。女士則已暈絕。仆地。一時衆皆失色。有扶救者。有呼號者。隣舍譁然。爭來看視。斯時陳母倉皇失措。以女死由生。將繫生訟。官責其償。命生慨然曰。是誠由我。然迫鳳妹死。於是者非我也。雖然我義不脫逃。苟鳳妹果死。我將以身殉之。從此虎阜山前。又添鴛鴦塚。自分何修。得此豈勞南面者執法相繩乎。陳母嘿然。乃撫女長慟。

於是生之舅妗。咸勸陳母勿悲。謂當覓醫急爲施治。衆論紛紜。有薦曹滄州者。有舉貝賦琴者。又有言女科非樂橋陳仰山不可者。生獨排衆議而起曰。姑母驚擾容我先爲一診。即邀人將女士扶至臥榻。時已面如枯腊。肢體冰涼。衆皆慄慄危懼。生獨俯身接近女士。唇吻以探其呼吸之氣。次按其胸。又次切其脈。曰無傷。氣息雖微。脈象未絕。此由熱血攻心。煎熬日久。繼以弱體冒暑。奔波重爲急痛所迫。血即挾火上升。以致有此急症。然幸一吐之餘。鬱滯已洩。今當治以散瘀通竅。鎮驚定神之劑即可轉危爲安。生舅曰。誠然乎。我頃乃忘之。爾固素嫻醫學者。此乃爾身干係。當盡力挽救之。

生既審明女士證狀。顧謂舅妗曰。請向著名大藥肆立取紫雪三錢。並攜鮮藕汁一大杯。急行灌治。適有賣蕩藕者過門。卽購十數支攜汁。俄而購藥者亦至。生乃爲之和勻。強啓女士之齒灌之。旋灌旋開。漸得下咽。約歷數分鐘。但聞喉聲格格然。腹中嗚嗚然。雙眸稍有動意。手足若欲欠伸。生曰。何如。可望其甦矣。更俯女士之耳低喚曰。鳳妹。鳳妹。醒來。醒來。琴癡在此。約又數分鐘。女士忽發聲曰。喎。琴哥喎我矣。琴哥今果安在。微張其目。作欲起追尋狀。生急止之。女士見生卽堅握其手。哽咽不能出聲。良久曰。琴哥。我與君今相見於何許。得非魂夢中耶。生曰。此我舅家。爾以暴病暫臥在我榻上。今力弱氣促。且宜靜養。片時慎弗疑慮。女士姑瞑其目。未幾。寒玉回春。肌膚間亦頓現活色。於是衆心始定。

有頃。女士開眸。忽見其母在座。神志似又一振。曰。奇哉。我母乃亦來此乎。母即趨前撫慰曰。我一時覲汝不見。訪悉汝已來此。故躡踪而至。備有肩輿。舁汝歸家。女士微哂曰。阿母能許我不復歸家乎。母曰。是奚可者。我兒病軀初復。不宜妄想。即有衷曲。尙可緩商。何急急爲女士聞。此尙可緩商。一語儼如科定死罪之人。臨刑忽遇赦免。不禁喜形於色。徧體筋肉之力。亦似因是奮興得生。扶掖竟能勉坐。如常。舅家更進紅棗百合香粳糜。以補助其元氣。爾時女士忽自覩其襟上血痕。詫問生曰。是何來者。豈我頃者乃至於此乎。生曰。頃妹已昏厥。故不及自知耳。女士曰。我殊不解我何以忽有此疾。然我今乃覺心胸暢適。不復如前矣。抑我尤不解者。我何能獨行來此。反復思之。益惝恍不能記憶。生曰。妹何能獨行。彼

徐家蓬頭婢。實爲之導。

陳母此時見女已無恙。所患癲癇似已恢復。其驚喜固屬非常。所難堪者。此關係生舅家耳目衆多。觀聽有礙。遂不免於驚喜之餘。又生慍怒。正在無地發揮。驀聞蓬頭婢爲女之導。於是。一腔毒氣。將悉以此婢爲尾閭。此蓬頭婢者。又適探首於簾前。陳母卽大叱曰。咄汝蠢婢。吾家小姐。幾曾獨自出門。况有病在家。汝竟敢牽引來此。幸小姐危而復安。否則汝死不足以償厥咎矣。婢惶恐自懥曰。我何曾牽引小姐。我頃過鷺頸灣。見小姐躊躇獨行。左旋右轉。不識徑途。我怪而問之。小姐曰。汝非識得齊郎寓所者乎。我欲往彼。煩汝爲導。我曰。由此向北過神道街。走潘儒巷。經平江路。下華陽橋。折而東。卽至矣。我實無暇導行。小姐曰。我今殊不辨東西南。

北汝必導我。我情難再卻。不得已導之行。然一經指點。小姐卽迅步如飛。我反瞠乎在後。我宵復知小姐有病乎。

女士見婢受責。意殊不安。即代辯曰。阿母是皆我一時迷惑。與彼無尤。母猶有餘怒。曰。蠢婢。明明汝爲之導。尙欲諉咎耶。今母庸多瀆。苟小姐安善歸家。吾則貸汝。否則告汝主人。立時將汝斥逐。陳母旣以責婢之言。冀促歸其女。乃女士正叩生。以何日來蘇。殊未喻及母意。門外輿夫。則聚語庭中。曰。吾輩駐此已三點鐘許矣。天將曛暮。初未攜燈。盍速行乎。母令吾輩困於久待。陳母呼其女曰。鳳兒。輿人呶呶。汝聞之乎。日已向夕。可卽歸休。女士聞之。色復慘變。母慮其病。又作俯耳與語數四。時生之姪氏。以女士衣染血痕。因取新製之青紗衫。代爲更換。母又進言促歸。女士曰。歸則歸。